

找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路径

□ 张 辉

观察者说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1

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2

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3

要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4

要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

5

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

6

要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7

要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正由粗放型的依靠高投入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依靠技术进步驱动的增长方式转换,正由量的扩张阶段进入质的提升阶段。在此背景下,抓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但能助力我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也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应该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一些问题制约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提升。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根据联合国国际比较计划公布的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数据,以美国TFP为基准,我国的TFP水平自1978年以来一直处于增长轨道,但在2008年后增速开始放缓。

第二,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总量,更取决于经济增长的质量,产业结构是其具体表现。从国际经验看,一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才会逐渐转型,且在较长时间内,工业增加值都将维持在超过30%的较高水平上。在完成工业化之前,其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基本保持稳定,在完成工业化之后,服务业增加值份额才开始加速增长。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一国的农业增加值份额就越低。从我国已有数据来看,工业增加值份额在2006年就达到了一个局部峰值为47.56%,在2012年后工业增加值比重开始迅速下降,但相较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我国的农业增加值份额仍保

持在较高水平。总体上看,我国产业结构尚需进一步优化。

第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要素市场化是促进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制约了要素配置效率的有效提升。

第四,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当前,环境污染问题仍旧突出、生态保护形势依然严峻、能源生产消费缺口还在扩大,对此需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此外,收入分配方面仍不平衡,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差距有待缩小。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

一是以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方向。通过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优化国家创新体系;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培养专业素养深厚的各类创新型人才,不断拓展人才红利空间;处理好引进、吸收再创新与自主研发之间的关系,提高创新成果的经济转化效率,增强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不断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

二是切实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着力发展现代农业,通过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and 机械化水平提升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京

津冀协同发展等,在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上,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协同,同时加强城市群建设,提高城市群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更多发展中国家进行产能合作,促进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实现更大区域内的经济协作,实现互利共赢与共同繁荣。

三是努力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抓住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机遇,降低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和破坏;坚持全局视野和统筹兼顾的思路,强调系统治理,共建协同机制;完善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形式多样、绩效导向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此外,还要以坚持和完善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强化人力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大力发展多层次高水平的资本市场,优化资本供给形式,提高资本供给质量、降低资本供给成本,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深化技术市场改革,大力培育和发展技术服务市场,增强创新供给质量,丰富创新成果转移实现形式,强化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增赋赋能。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实践真知

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用好“数字红利” 做强数字经济

□ 鲁俊群

世界银行在《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首次系统性阐述了“数字红利”的概念。该报告认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改善服务。随着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进入中国,经济活动每时每刻都会产生海量数据,构成了信息时代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进而转化为新的“数字红利”。在此背景下,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不但能推动我国经济在增量上不断扩大,而且会带动存量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当前,我国的“数字红利”已然显现,具备了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的有力条件。

一方面,我国体量巨大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海量数据,数据正是数字经济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来自需求侧的数据将有助于供给侧更好对市场进行判断、对生产做出决策。大数据应用也将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从而帮助改善生产效率低下和生产相对过剩等依靠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顽疾。这些不仅将带来精准营销、定制生产等新经济模式,而且能让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智能。在此背景下,我国较为领先的大数据积累能力将有效助力技术革新、产业变革和经济转型。

另一方面,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从无到有、发展迅猛,里程跃居世界第一,极大地促进了人与物的互联互通;宽带网络覆盖率、移动网络覆盖率迅速提升,为信息的交流传递提供了很大便利;我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群体和智能手机用户群体……这些都有效降低了发展数字经济的成本,构成了联通全国的人、物、信息网络,为数字经济更好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还要看到,广阔的国内市场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沃土”。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转化离不开大体量市场的支撑,我国巨大的市场使信息技术能够更好更快地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并且不断催生出新的经济模式,数字经济因此拥有更好生长的肥沃土壤。据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统计,2017年数字经济占我国GDP的比重超过30%。在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从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现实需求和已有成果来看,“数字红利”将成为新时代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比较优势。用好这一比较优势,推动数字经济做大做强,对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释放“数字红利”,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应在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完善全国统一市场、完善体制机制等方面切实发力。

一是进一步加大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的力度。宽带网络、移动网络就是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应该更宽、更畅通,且能均等地为公众提供资源,激发更大的创新活力。应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推进高新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合理降低消费者使用信息网络的门槛和资费,同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增强我国在信息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二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减少对市场主体过多的行政审批,取消不合理的行政收费项目,降低市场主体运行的行政成本,并适当降低企业税费。同时提高行政管理和服务的能力,更好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三是建立健全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解决好部分领域立法工作相对滞后等问题,解决好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问题。对此,相关部门尤其需要注意数字经济可能对政府治理、社会形态、个人权益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积极开展前瞻性研究,不断创新体制机制,统筹协调好各方利益。

四是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造条件。需大力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鼓励企业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创新商业应用模式,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更好发挥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加快构建制造业创新型产业组织生态

□ 李 燕

调查研究

当前,全球正迎来一场新工业革命,这将深刻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方式、产业组织和竞争格局,并重塑全球经济的面貌。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形成门类齐全、规模庞大、配套能力强的制造业体系,但仍然存在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不高、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应抓住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积极打造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开放创新、协同融合的产业组织新生态,推动形成制造业高效率、差异化、高质量的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

产业组织变革呈现新特征

▲ 组织方式加速转型 产业边界日益模糊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随着工业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以及智能制造技术、可重构制造系统的综合应用,工业生产组织方式加速转型,产业组织变革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一是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社会化成为生产组织方式发展的新趋势。在传统工业生产模式下,大规模流水线式集中生产是生产组织方式的主流形态。但随着数控化、智能化生产设备的普及应用,生产的精益化程度大大提高,促进了生产组织小型化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众包平台、3D打印和创客空间的兴起,使生产组织朝着更加灵活的小批量、个性化、分散化、社会化生产转变。

二是可重构生产系统取代刚性生产系统、大规模定制取代大规模生产渐成主

流。传统工业生产模式下,刚性的生产制造系统难以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当工业生产逐渐步入智能互联阶段,集成了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技术的可重构制造系统提高了生产线的智能化、柔性化水平,使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规模化定制和敏捷制造。

三是大企业主导的供应链垂直一体化模式,逐步演变为模块化、网络化、协同化的产业组织模式。第二次工业革命确立了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以规模经济和成本竞争导向为核心,造就了大企业主导的供应链垂直整合模式。正在兴起的新工业革命以人、机器、资源的智能互联为主要特征,进一步提高了供应链内企业之间、不同供应链之间信息的交互性和协作能力,推动产业组织由纵向一体化走向纵向分离。由此形成的模块

化、网络化组织形态进一步增强了生产组织的灵活性及其对市场需求的匹配能力。众包、网络化协同研发、协同制造等进一步强化了资源的有效协同。

四是不同产业边界日益模糊、融合。制造企业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深度融合,进一步发展为数字化网络化企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加速融合,服务型制造、制造业服务化亦成为制造业演进的重要趋势。

五是企业组织扁平化,平台经济成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传统的科层制管理体制因严重制约了沟通协作的效率,正加速向扁平化网络化组织管理模式转型。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具有开放、协作、共享等特征,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降低交易成本,在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社交媒体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较快发展。

几方面问题值得关注

▲ 行业集中度不高 同质化竞争较多 监管模式相对滞后

业同质化竞争多于差异化竞争。在我国制造业的很多领域,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在产品、零部件、设计、工艺、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都有待提高。以机械工业为例,很多企业都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的特征,长期以来导致的结果就是,许多本应具有规模经济性的产品形成不了规模优势。一方面,大企业

“大而不强”,难以形成如大型跨国公司一样具有竞争力的“航母级”企业群;另一方面,小企业“小而专”,不利于形成大量在细分领域具有显著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单项冠军”。

三是平台经济等新兴组织模式有待引导规范,跨界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破除。由于互联网平台经济自身的一些

特点,比如跨地区跨领域、用户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平台主体复杂多元化等,使传统的分行业管理体制、监管手段和针对单一主体的监管模式难以跟上新业态发展的需要。同时,分部门、分行业的准入管理模式和属地化、差异化的监管体制也难以适应跨界融合型新业态和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

培育有活力的产业组织新生态

▲ 更加开放创新 更加协同融合 更加健康规范

索网络化虚拟化生产组织模式,以智慧供应链建设为抓手,以关键数据为核心,整合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业务流、价值流,开展企业流程再造,形成系统化、集成化、敏捷化、智能化的管理模式。

三是建设高质量众创平台和创客空间,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创新集群。依托互联网平台的众创众设模式实现国内外研发、设计、创意资源的有效整合,提高制造企业研发设计能力,帮助企业实现差异化竞争和创新驱动发展;健全和完善众创空间发展环境,通过线上与线下制造资源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实现创新创意到产品的转化,更好带动创业和就业,进一步活跃制造业创新生态。

四是加快产业组织形态融合,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协同。一方面,支持大型工业企业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依托,借助制造即服务的理念,将众多制造企业的制造资源整合起来,积极发展网络化协同制造,通过虚拟化接入,以服务的形式实现制造资源共享、能力众包。另一方面,支持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发展适应自身业务特点的定制服务,将大规模定制模式与众创、众设等创新组织模式结合起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能力。同时还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发展成为面向行业或跨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形成具有较强协同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集群生态。

五是支持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构建有活力的平台经济生态。应加强对平台经济相关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个人信息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共性问题的治理,完善平台分类监管体系;科学把握平台经济业态的特点和运行规律,改革和优化传统监管架构和监管方式,重点完善公开、统一、透明的准入规范,加强各部门的协同监管,综合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鼓励平台企业和平台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平台治理,促进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和价值共创。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